

AAC专访王璜生：机构力量的积聚与艺术家的能量爆发

文 / 雅昌艺术网



第十届 AAC 艺术中国巅峰之夜现场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还是一个有很大带有提升性的转变。”谈起中国当代艺术走过的十年路程，王璜生如此感叹道。作为已经有 20 年资历的美术馆馆长，他一直在研究如何提升“品质”，“就中国当代艺术来讲，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策略来推出中国的当代艺术，来使中国的当代艺术从形象到品质得到各方面的提升。”王璜生在采访中明确地指出。也正因为这样，AAC 艺术中国评选才变得更加规范，成为一个更主流的文化平台与国际进行交流。“这样的评选提供了一个使我们更多地去了解年轻艺术家的机会，包括出版物，还倡导了一种对于真正的研究精神和学术精神的关注和鼓励。”

谈起当代艺术未来的趋势，王璜生更希望用“实际行动”说话，解

决当下的问题：一方面，艺术机构要更学术，也更集中，聚集整体力量，不是各自打各自的。从艺术家个体来讲应该是个体的发挥，艺术家都应该有一种更强的自我发展的动力跟空间，从内生出发出的自信力量。

雅昌艺术网：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和观察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最为迅速，也最变化多端的这 10 年历程？您个人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节点？

王璜生：我觉得这十年变化比较快的是有几个现象：第一就是青年一代上来了。这几年来我特别关注青年艺术家，从整个“代”的角度上看，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第十届 AAC 艺术中国评选委员会学术总监巫鸿合影留念

特别是近六七年来，年轻艺术家的成长迅猛，而且很多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在国际上还是颇受重视的，经常看到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在国际的一些重要的机构、画廊有展览、活动等等。而且这一代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的面貌都非常活跃，非常多面，包括行为、观念性的作品、装置等等，很多。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对新媒体的推动。新媒体的展览有对一些历史的梳理，包括对一些新媒体艺术发展历程的总结、回顾，像民生美术馆所做的录像艺术等等。影像艺术在这几年，像董冰峰梳理了一些东西，包括我们最近所做的“时间测试”也是对新媒体艺术的关注。很多年轻艺术家也在这方面运用一些新的手法在做一些活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市场的大起大落。其实这一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市场在推动着中国的当代艺术。它带来很多刺激，也带来了许多错置，同时错置也意味着沉静，重新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位置在国

际上的关系。其实这个起起落落，我觉得反而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发展方向吧。

最后在美术馆这方面，尤其在上海民间美术馆发展得轰轰烈烈，而一些官方的美术馆也在重视作品的挖掘，重视展览的品质，包括原来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官方美术馆，现在有些展览虽然从思想性上还有待去斟酌，但是我想他们在资金的投入、布展等方面都提供了一个更像博物馆化的一些展览吧，整个品质上有很大提高。

雅昌艺术网：AAC 从第一年的 06 年到现在的 16 年，走过了十年历程，您也参与了很多次的评选工作，从您经历过的几届评选来看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璜生：AAC 的评选我觉得首先是越来越规范化。包括在前几年开始转换公众评选、月度的评选，推出月度提名艺术家，到上一届开始归为三个奖项，更为集中，形象越来越鲜明。因为 AAC 开始比较庞杂，



王璜生在提名奖发布会上致辞

包括一些传统类型，尽管这些也是应该去关注的，但是由于传统上的一些规制很确定，评选确实受到很多方面的外在干扰，很难确定一个最为令人信服的标准，包括以前也评一些艺术家。我想现在更明确的就是对一种高品质的跟当代文化发生关系的艺术门类，包括出版的关注。我觉得跟当代文化发生关系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传统的和美术史研究的书，也是跟当代文化有关系的一本书，而不仅仅只是当代，当然当代是一个更开放的概念，也是更有立场的一个概念。

雅昌艺术网：在这次评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让您比较深刻的艺术家或者是出版物，在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王璜生：雅昌这次评选里面非常广，包括提出的艺术家和出版物的候选名单也非常开放，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也确实非常难评。因为这几年这种好的艺术家也不少，尤其是像年轻的，有些我们了解多一些，但是还是有一些陌生。这样的评选提供了一个使我们通过评选可以更多地去了解年轻艺术家的机会，包括出版物，还倡导了一种对于真正的研究精神和学术精神的关注和鼓励。

雅昌艺术网：今年的评选特别邀请到格罗伊斯、长谷川祐子、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这些外国艺术界专家学者参与，您觉得这样会对整体的评选产生什么影响？

王璜生：我觉得这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国际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策展人的介入，也会提供一种更为脱离我们的具体语境，产生一种新的视角去评选结果，这也是要坚持下去的。第二是挑选的国际上的策展人要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比较皮毛的了解，不是仅仅去借助一个大牌。

雅昌艺术网：不少青年艺术家有着学院教育的背景，然后走向社会发展，从培养的过程看，您是如何考虑的？

王璜生：我觉得学院的培养是第一步。这几年其实能够走出来的或者是被关注的这些新一代的艺术家，他们学院背景往往还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所谓的学院背景，更多的是在学院的一个比较大的学习氛围里面，或者说更为具有当代文化影响力的环境里面。很多从学院走出来的艺术家其实我们很难用“学院派”说他们，他们更多的是以学院为背景，同时以社会为一个侧重点这样去进行工作的。其实他们在学生期间已经跟社会有了一种更开放性的接触和表现。这不是说所谓的市场，我对市场这个词也比较敏感，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可能特别是一些有思想性的艺术家，他们跟社会的一种介入是更多思考和表达。

雅昌艺术网：当代艺术的十年是迅猛发展的十年，也是一个起起伏伏的十年，有高点肯定也有低点，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以及其中出现问题在哪里？

王璜生：首先是这种起起落落应该是挺良性的，比如中国艺术界对于年轻一代的鼓励跟这样的环境所产生的一种互动。但是这个良性或者说某个区域的当代艺术，或者说个人的当代艺术能够走到多远，能够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这是需要用时间和更宏大的背景来定位和评价的。在这十年里边，我觉得还是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机构，其实也包括评价机构，也包括美术机构，也包括国家可能运用的一种更有文化权力的方式来推动跟塑造我们中国当代文化的面貌。其实正因为这样，AAC 艺术中国评选才逐渐走向规范和提升，也有助于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发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意大利都灵市立现代美术馆及里沃利城堡美术馆馆长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杰夫、第十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青年艺术家胡向前、独立策展人艺术家和制作人李振华

雅昌艺术网：您是如何理解此次的主题“历史中的当代”的？

王璜生：其实我觉得黄专老师这个定位比较有意思的，应该具有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当代，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何用一种更具有当代的历史观来看当代，并不是表面的去看或者是看到一个轰轰烈烈的当代，而是看出这种当代文化背后所支撑的东西，当然这种审视的方式是带有一种历史眼光的。

雅昌艺术网：对未来两三年来说，您觉得当代艺术发展会有怎样的趋势？

王璜生：趋势很难说，或者说我们更应该重点去做出一些什么。首先

从社会文化机构来讲，这个层面应该更有一种强有力的策略来推出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用这样的策略，这样的力量来使中国的当代艺术从形象到品质得到各方面的提升。从机构方面也应该更学术也更集中、更有互动性一些，不是各自打各自的。从艺术家个体来讲，我认为艺术家不要去考虑太多其他的外在的东西，更应该是去创造出属于自己最好的东西。无论是老艺术家或是年轻艺术家，都应该有一种更强的自我发展的动力跟空间，包括更自信或者是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我觉得中国艺术家需要聚集内在的力量，不断地积聚以后的一种方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当代艺术家。